

满
族
民
间
美
术

最后的

王 纪 著
王纯信

木屋村落

长白山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吉林文史出版社 吉林美术出版社

长白山满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最后的木屋村落

王纪 王纯信 著

吉林
林文
美史
术出
出版
社社



最后的木屋村落

王 纪 王纯信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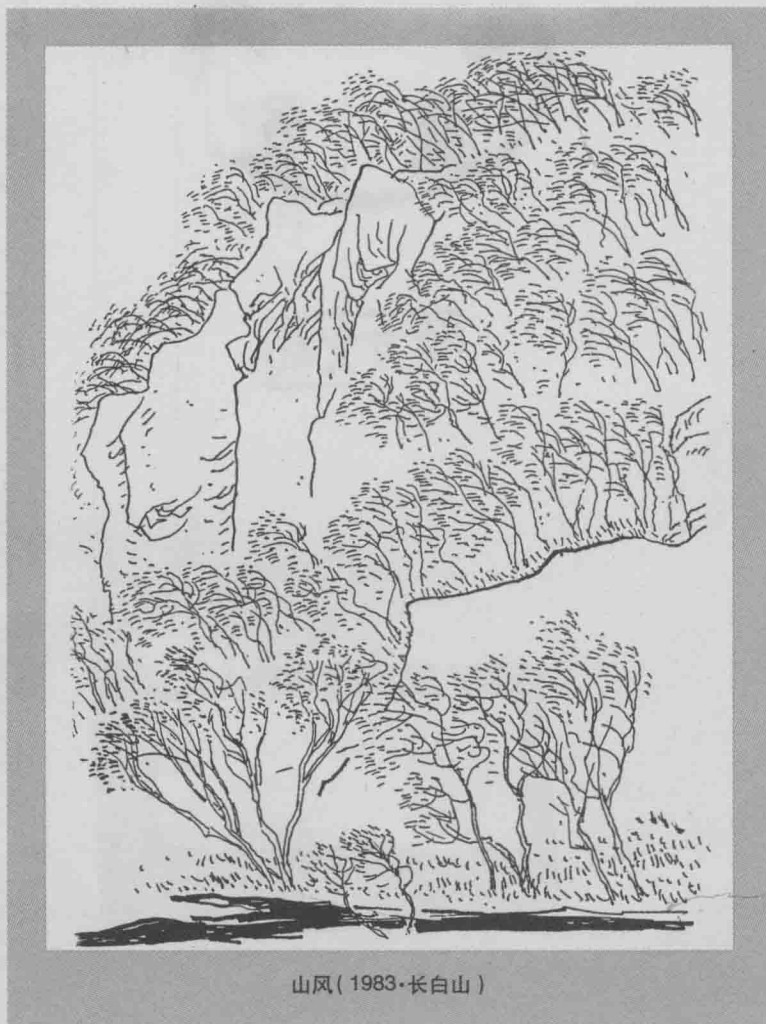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 吴 燕
封面设计 张述峰
尾花速写 王纯信
版式设计 王 纪 王 萍

吉林文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吉林美术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通化师范学院照排印刷中心印刷

开本 889×1194 1/16
印张 16.5
字数 466 千字
版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500 册

ISBN 7-80702-301-5/G·212

定价 63.00 元



山风(1983·长白山)

垂直的文化透析

——《最后的木屋村落》序

● 曹保明

上个世纪中叶,王纯信教授在长白山老林里发现了一片木屋,后来他以调查报告方式将这片木屋的存在上报给省里最高权力机构,以期引起人们的关注,开劈此地为旅游圣地。长白山林的景观开放已是多年的事情了,从前许多人也曾路过这片木屋,但一走一过,除惊叹木屋的独特风情之后就再也没人去思考和探究它们的存在价值和生成历史了,这也是正常的。但是作为东北民族民间文化研究学者的王先生在这里顿足之后却陷入一种深深的思考之中。他用一种熟知东北文化形态的学人目光去审视开始腐朽的木屋,始终隐隐约约地感受到木屋背后退去的久远的历程,仿佛有一种多元文化凝固在木屋背后,它的精神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呢?

王先生几十年从事高等院校美学、美术和民族民间文化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不间断地进行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考察和作业,包括这片木屋在内的长白山里诸多山峰峡谷和村落都留下了他辛勤的脚步,他又带动女儿王纪加盟这一课题奔走在长白山的老林间,并重点以民间美术和民间艺术为切入点去探研东北森林文化的历史形态。他们父女的工作是极其珍贵和重要的,在几十年的实践中,他们搜集和挖掘出大量珍贵的民族民间绘画、剪纸、刺绣、编织、用具、祭品等等实物,并发现了一个又一个文化的“传人”,把东北地域文化的民族形态基本展示出来。但是,这时他们并未停止,开始把目光锁定在这片木屋上,从这些木屋去窥视历史的意识始终在吸引着他。

同中原文化相比北方民族没有经过一个完整的青铜器时代,中原文化往往从诸多可视性历史遗迹中去感受先祖的神明之音和灵气与智慧。当然,从历史的角度看,世上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但是中原文化中的宏伟建筑、塔寺,包括一些石材和各种“大院”仍然让人不能不动容,人在这种时候深深地感受到是在与历史对话,足见这些“载体”的意义和作用。而东北的山林文化诸多的“载体”是木,包括这些木屋在内,它们保留了历史内涵,却又在不断地腐朽和烂去,与它们一起失去的是它们记载和传承的文化。东北民族民间文化抢救和挖掘的艰难很大层面上是这种文化更多地“传承”在消亡的“载体”上,它不断地变异,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征。东北文化特别是东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才是保存和记载东北文化形态的重要文化。应该值得庆幸的是包括王教授在内的一批学者已经和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他的《最后的木屋村落》恰恰是在这种思想和意识的支配下的成果。

从美术和民间艺术角度入手,开启了山林人包括木屋主人在内的一批原始山林民族的精神思想。这个时期王先生的重要贡献在于抢救了山林民族的生存记忆,并通过这些艺术很好地保留了人类的记忆。他的成功的经验还表现在他抢救这种文化艺术的同时还完整地记录和保存了这种艺术的传承源线索,即就是这种艺术的传人的历史和现状。这使得他把这项工作作得十分珍贵和完整。一件艺术品固然珍贵,艺术品的传人、保存者、传承者和传承路线其实也同样珍贵。而离开上述的一切之后,当传说和史诗像孤独的云层在人间飘荡的时候,人们该多么渴望那曾经存在的“载体”,但是它已经消失了。《最后的木屋村落》的与众不同恰恰是一开始从木屋主人的民间艺术入手而切入到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使得其更具典型意义,更具

体,也更鲜活。

《最后的木屋村落》的概念确立恰恰是作者多年从事民族民间文化的抢救挖掘和教学科研工作的收获之一。多年的田野踏查和亲历,他已经感受到生活中失去的越来越多,如果这片最后的木屋再失去,典型的长白山文化的载体、群体将不复存在,把这种形态与载体一同捕捉到并保存下去,这是作者的极大努力,和木屋的命运一样,这也是他的“最后”的努力,是一位辛勤的民族民间文化工作者向全人类发出的呼吁,保护东北民族珍贵的文化。

该书亲切地把人引进这片独特的木屋中去,从它的建筑结构,造型式样,室内和庭院陈设,烟囱和窗炕的搭制,一直到木屋主人的来历和命运,深层次地展开他的箴言,这是一片北方民族久远的历史遗存。在这里,作者尽可能完整地全方位地“记录”木屋的生成。他不但公布了他几十年来,多少个春夏秋冬用照相的方式“保存”下来的木屋式样,而且关键部位发挥作者擅于美术的功能,亲自手绘了“木屋”的形态。许多采访笔记、录音、录像表明了《最后的木屋村落》是立体地记录了东北民族的生存形态的代表“处所”。他观察和记录东北民族生存形态所采用的方式是垂直记述法。通过“木屋”这一项载体,采用民间文学、民俗学、民间文艺学、文化人类学、美术、宗教和自然科学的观察与分析方式去立体地解析和描述“最后的木屋”以及这个“村落”人的生存历史、形态、文化,因此我称为是一种“垂直的文化透析”,作者如果不具备综合而多元的文化能力和深深的文化学养是不可能如此为之的,这也许是该书的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特征。

《最后的木屋村落》已使作者从此跳出用一个视角去看待文化而从此走入多视角审视历史的历程,这也是作者多年的实践追求。

长白山博大的文化资源宝库蕴育了“木屋”这样珍贵的文化类别,它的被发现亦应感谢王纯信先生的慧眼识物和定位。他用他多年的积累向全人类描述了大山深处的这一瑰宝景观与它的人文形态,为人类宝库增加了一种新的文化内涵。

垂直的固定和立体的文化透析使木屋“活态”地保存下来。也创造了一种文化分析法。这个工作和这部书的重要是它给人类增加了精神活力。这个时候使我想起冯骥才先生来东北时说过的一段话:要立体保存长白山森林文化。就像西欧阿尔卑斯山里的一位伐木人,穿上伐木皮袄,把两千条伐木人的锯子归集到一起,自己盖一间木屋在里居住下来,为的是让所有来阿尔卑斯山的人记住从前的岁月。

大山里的这片木屋恰恰应了冯先生的这个深切的意愿,当他知道这件事一定会感激作者的。这部书也是冯先生理论指导下的一种实践,把长白山深厚的森林文化资源挖掘和概括出来,亲自去寻找一种视角,打开窥视东北文化的一个窗口,于是王纯信父女这样去做了。在这里,我们应该对王纯信父女二人的治学精神和勇于实践的勇气由衷的钦佩,是一种独具魅力的勇气和前所未有的归集能力,把东北民族久远而辉煌的历程完整地保留下来,记录下来,并传承下去,历史会记住他们的付出和功绩。

这部书唤起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底的深深的责任感。庞大的东北文化宏伟构造和形态让作者通过一片木屋的历程清晰而透彻地展示出来,这对一般人来说简直是一个梦想。这不禁使我想到法国文化人类学家雅克·贝汉那句话:人类最重要的其实只有梦想。人,其实只有有了梦想,才敢于去让梦想成真。《最后的木屋村落》结束了消失的文化,大概是还历史和未来一个圆满的梦吧。

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于长春

曹保明:著名民俗学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吉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目 录

垂直的文化透析——《最后的木屋村落》序	曹保明
一、长白山最后的木屋村落	1
1、二十余年的考察与发现	1
2、《长白山下木屋第一村》考察报告的形成及影响	5
附：考察报告《长白山下木屋第一村》、杨庆才副省长批示、《人民日报》文章	7
3、长白山木屋的保护开发与旅游价值	13
二、长白山木屋的久远历史	19
1、木屋是满族的文化遗存	19
2、抚松县的自然环境、历史沿革与木屋	21
3、长白山抗联密营与杨靖宇、金日成	22
附：抗联故事	25
附：金日成与张蔚华	27
4、筒子房与木把	30
附：伐木放排传说、故事	33
5、山里木屋与绺子	38
附：土匪的组织、帮规与黑话	42
三、木屋的结构与陈设	55
1、木屋的不同样式	55
2、木室的窗户	57
3、木瓦及劈制	57
4、木烟囱	58
5、木屋室内结构	58
6、木屋室内陈设	60
四、多种样式用途的仓房	87
1、仓房的不同样式与材料	87
2、仓房的多种用途	88
五、庭院格局	99
1、障子、栅门	99
2、索罗杆、灯笼杆	99
3、苞米挂储	100
4、花卉栽培	100
5、晾晒架	101

六、园田种植与养殖	109
1、棚栽人参、缸栽人参	109
2、木耳培植	109
3、蘑菇培植	111
4、蜜蜂养殖	112
5、鸡架与蛋窝	113
6、猪圈	114
7、牛栏	115
七、柴草堆垛的“艺术”	129
1、劈柴与工具	129
2、杈子堆垛	129
3、茅柴堆垛	130
4、秸秆堆垛	130
八、木屋村落	141
1、傍山靠水、分散居住	141
2、出没于木屋的二人转戏班	142
附：二人转艺人的“帮规”与“行话”	144
3、山村里的的高跷秧歌	146
4、素冬艳妆过大年	147
5、木屋人婚娶乡俗	149
九、靠山吃山四季忙	159
1、神秘神奇的野山参	159
附：长白山人参故事	161
2、人参的人工种植	164
3、山里人的背筐	165
4、爬犁与冬樵	167
5、打围与捕鱼	168
附：猎捕鱼捞故事多	170
十、山里人的饮食习俗	183
1、粘豆包与黄米饭	183
2、酸菜与酸味食品	183
3、咸菜与大酱	184
4、山菜的采、焯、腌、晒	185
十一、山里人的衣着、被褥、枕头	191
1、皮袄与皮帽子	191

2、靺鞨与靺鞨草	192
3、麻花被与兽皮褥子	193
4、枕头顶刺绣与婚俗	195
十二、山里人的信仰崇尚	203
1、敬祖祭祖	203
2、跳太平鼓	203
3、信奉胡黄二仙	205
4、神树崇拜	207
十三、木屋的美学价值与保护开发	211
1、木屋文化的美学价值	211
2、木屋的抢救与保护	211
3、木屋文化的研究与开发	212
4、木屋文化是文艺家的创作资源	213
附:木屋速写	214
图片彩页	217
参考引用文献:	257
图版引用文献:	258
后记	259

一 长白山最后的木屋村落

1、二十余年的考察与发现

对长白山民间建筑——木屋的注意并进行考察与研究始自上个世纪80年代,至今已经历二十多年了。时至今日,当年见到的木屋许多已被拆毁,另建砖瓦新居,这些木屋已成为不可再生的民间建筑艺术资源,当年的考察记录、速写、照片已成为珍贵的史料,成为这本专著的重要素材。

(1) 1984年5月 靖宇县东兴乡

长白山区的5月春暖花开,百树吐绿,气候宜人,是深入生活与田野考察最佳时期。5月14日乘汽车从梅河经辉南到达靖宇县,靖宇县原名濛江县,县境地处长白山腹地,平均海拔七、八百米以上,森林茂密,沟壑纵横。东北抗联杨靖宇将军就辗转战斗在这一带,1940年2月,在保安村三道崴子与日寇的战斗中壮烈牺牲,为纪念这位民族英雄,1946年2月将濛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5月16日与靖宇县文化馆长、画家王杰夫到东兴乡四道沟村作田野考察,住乡文化站长、剪纸作者陈维珍家。这里有百余户人家,多为山东流民,以伐木、采参为业。这里是木头的世界,家家都是木嗑楞的房子,木墙、木瓦、木烟囱;室内是木桶、木盆、木勺子;庭院是木仓、木圈、木障子;运载器物是木轮、木车、木爬犁……延袭了满族森林木文化传统。住房多为三间,建房木料直径在30cm以上,约用原木50立米。因为当年,这里为原始森林所覆盖,可任由伐取,用以建屋,原木成为了最廉价的建筑材料,俯首可得。

至1984年,森林已被大量采伐,原始林所剩无几,伐木造屋受到了严格限制,不可能再造这种木嗑楞式住房。存世者均为五十年代的“作品”。

山民家家有个大园子,房子四周四、五亩地的范围均为自家领地,栽培人参、贝母,培植木耳、蘑菇,充分利用木材资源发家致富。

逐户采访,作记录、画速写,当时尚无彩色胶卷,又无闪光灯,拍室外黑白照片数十幅,这是对长白山木屋的首次大面积考察,对其造型、材料、特色有了感性认识,积累了第一手资料。

(2) 1988年5月 抚松县漫江镇

又是一年之春的五月,九日带领通化市群众艺术馆美术部的四位美术干部李禹、张世新、刘万里、钟爱武乘火车去白山市抚松县深入生活,下午三时至仙人桥站下车,换汽车到县里,受到抚松县文化局、文化馆及美术界朋友张金泉、王德富、刘玉民等人的热情接待。5月10日,县委宣传部派车送我们到漫江镇写生,由镇文化站长杨万军作向导。而我另有任务,那就是作民间美术田野考察。

漫江是抚松县的一个镇,是松江河林业局漫江林场所在地。漫江有百年的历史,有“先有漫江后有抚松”的说法。漫江镇被林海所包围,遇晴天可遥望长白山群峰耸立,四季皆白,在阳光中闪现银色光芒。

80年代,镇里有几所楼房,沿街有少数店铺为砖瓦房,除此都是木嗑楞式建筑,仓房亦然,区别是住房墙壁抹涂黄泥,挡风御寒;而仓房,不抹泥,其仓内通风干燥,利于储存粮食。沿着街道,成排的木屋,高过檐头的木烟囱也列成一行,清晨,袅袅炊烟在淡淡云雾中升腾。木烟囱上有的长满了木耳、木灵芝,如同雕梁画栋一般。房上的木瓦由于年久氧化,淡黄色松木已呈灰色,如同青瓦般素雅;背阴处的木瓦因潮湿,长满了绿

苔,如同琉璃般鲜亮。镇里有不少朝鲜族人家,他们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前后从鸭绿江南岸迁徙来的,也造木嗒楞木屋居住,但屋顶不是两面坡,而是四面坡,即四坡水,建筑学上称之歇山式屋顶。为防风,屋顶的木瓦用木杆和石块压牢。

在镇里的漫江岸边,一字排开的是各家的烧柴垛,山里人家的烧柴垛都很大,要占几十平米的空间,够一两年做饭取暖之用,放在江边,一是可以不占庭院内的面积,二是远离住房而临近水边,有防火的意义。令人惊奇的是这些烧柴垛的堆垛方法各不相同,如同一件件的艺术品,形成了不同的款式、不同的风格,体现了山里人的勤劳、智慧和爱美之心。

漫江镇下属有个锦江村,旧称孤顶子,地处离镇子约5公里的密林中。我们穿行于树隙的沼泽中,羊肠小路弯弯曲曲,倒木纵横。这是个夹在沟底的小山村,清一色的木屋,顺沟的两侧分布,有三、四十户,找不到一块砖、一片瓦,当时连塑料布也见不到,真是从古代遗存至今的木屋群,完整存正。这是个重要的发现,让人振奋。

我带了两台照相机,拍了正片和副片,画了速写几十幅。回来后,将反转片装入片夹,制成了幻灯片,在吉林省及全国的多次民间美术会议上放映,这些独特的木屋令观者惊叹、称绝。

漫江、锦江的田野考察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木屋群,是从美术角度的首次发现,使我们对长白山木屋文化的考察、研究、保护、开发有了信心,有了决心。

(3) 1990年9月 长白县龙岗村

9月17日去松江河林业局文化宫参加“吉林省群众美术大展”开幕活动,这个展览是由吉林省文化厅、省艺术馆、省美协、松江河林业局联合主办的,通化市共有十三位作者专程乘火车来此。我的中国画作品《秋满农家》参加展出并获二等奖。会后,9月19日晨与于学仁、郭晶明乘一辆吉普车去长白县,当时正在修路,泥泞又颠簸,汽车在原始森林中曲折慢行。至下午一时到达长白县城。长白县位于吉林省东南部,东南隔鸭绿江与朝鲜比邻,县境群山起伏,多在海拔1800米以上。河流纵横、森林茂密,自然资源丰厚。

9月20日,县林业局的孙科长派车并陪同我们去马鹿沟高岭石矿考察,高岭石,是刻图章的好材料,早在清末,张凤台《长白汇征录》载:“署东五里许大马鹿沟产五色石,光润异常……今年又派人掘采,间有一二温润光泽者,镌章篆字,足供玩览,亦文房佳品也。”这里的一片大山都是产地,可见藏量巨丰。因此石产于长白县,称之长白石。

据生活工作在这里的高岭石收藏家王家平介绍,长白石质地细腻、适于奏刀,又颜色丰富,只是没有发现鸡血等名贵品类。我们登到山腰到了一号坑、六号坑选找石料,要水涂看花色、刀刻试软硬。大块、小块装了半车,足有一吨重,可谓满载而归。

我来长白县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山里的木屋,经了解龙岗村一带留存较多,9月21日,县里派车送到村里,汽车是一路上坡,这里是长白山脉的脊梁,所以称之龙岗。长白县是朝鲜族自治县,朝鲜族人口占17.1%,龙岗是以朝鲜族居民为多数。引人注意的是,他们也住这种木屋,与满族、汉族所建木屋无异,这就是地域性文化。这里的朝鲜族木屋室内结构有自己的格局,内室全部是炕或炕的面积占绝大部分,是典型的“炕上文化”。厨房里的陈设也有个性,锅台与锅具、罐、坛、缸等都有独特的民族样式。

长白山木屋突破历史发展的冲击,顽强的延续下来,为各民族的山民所接受、所延用,体现了地域性文化的稳定性。

这是林区,烧柴全是木片子,屋前、屋后、檐下都是烧柴垛,真是堆积如山。9月份已是长白山区的秋天,山民的院里正是晾晒各种药材、秋果、蔬菜的黄金时节,各种筐具、芦苇都用来作盛装之物,摆满了庭院、房顶,挂满了房子和仓房的四壁,连室内的大炕上也铺摆一层,利用热炕使其干燥。

到各户走访,拍照,对室内的朝鲜族特色作了重点考察。秋雨连绵,一天后下山,经长白县乘汽车到松江河,再改乘火车回通化。

(4) 2002年5月 临江市珍珠门村

5月3日,正值黄金周,也是田野考察的黄金时节,我们带足考察用具——照相机、录音机、速写本、卷尺等,乘通化——临江的火车去珍珠门,沿途都是大山,火车在山谷中穿行,通过一个又一个隧道,车厢里的灯一直亮着。车窗外,满目青山,河柳吐绿、野花扬红。迎面飞过的火车,满载木材、煤炭,运出大山、运往关内。至上午10时到达,住站前的合达旅店。

珍珠门是个小站,以风景秀丽著称,在一条约一公里长的沟壑中,有一小河流过,河两岸石峰突起,有的似人、有的似驼、有的似猴,还有山洞、飞瀑,多家电影制片厂来此拍外景,更吸引许多单位来此春游。此地是一个自然村,有三、五百户人家,多为务农或从事山林副业。因这里是山区、林区,木材资源丰富,所以山民的住房几十年前都是木榭楞式,至今,因木材资源日见稀少,新建房屋已改为砖瓦结构。临江一带开发较早,原始林采伐殆尽,所以木屋多用次生林,原木较细,木屋的墙体要由十一层左右原木叠成,还有的用更细的木棍钉在立柱的里外两侧,中间填充泥巴,称之为“泥灌墙”,是长白山木屋的另一种形式。离村子八里之外的地方,有一个小屯子,叫作八里沟,也多为木榭楞住房。

这里许多农户的房前、屋后都利用山里的木材资源,培植木耳、蘑菇,其“枕木”为带皮的小原木,以柞木、榆木、扭劲子等硬杂木为主,直径15厘米左右,或支立起来成架、或摆放在地上成排,定时浇水,长出的木耳,品质优良,收入可观。还有多家农户,利用塑料大棚的保温作用,在里面挂满菌袋,培育“榆黄蘑”、“榛蘑”、“猴头蘑”等名贵蕈类,是市场上的快货。这些是时代发展的产物,是长白山木文化的延伸。

(5) 2004年9月 抚松县孤顶子

1984年以来,用了二十年的时间,对长白山区的木屋作了诸多考察,除了抚松、靖宇、长白几县外,还去过延吉、新宾、桓仁、吉林等地作比较调查,积累了较完整的图像资料和文字资料。但是最令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是孤顶子,它的木屋建筑是最集中、最完整地保存着。多年来,常常在想、在问,这些木房子还在吗?

时隔16年之后——2004年9月7日,经过多日的准备,乘火车去松江河,同行者山水画家杨玉春,中午抵达,由松江河林业局文化宫主任、著名画家刘田军及画家陈爱新接站、安排午饭,并求了一辆吉普车送我们到漫江镇。9月8日由林场美术作者王森秋作向导,乘车到孤顶子村。令我们惊异的是,这几十座木屋依然如昨,还有重新翻盖者,真是意想不到,堪称长白山下“木屋”第一村。我们作了“地毯式”考察,逐户调查,从房外到室内,从仓房到柴垛、障子,一一拍照、测量,并与居民访谈、记录……

这些木屋,是长白山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宝贵的长白山木文化遗存,时至今日,具有重要的开发价值,是不可再生的旅游文化资源。它的存世足可以同“丽江古城”、“平遥古城”的保存一样令人振奋。

经全面了解,孤顶子的情况如下:

有的人家靠种植人参等山林经济致富,迁往交通方便的地方,另建新居,离开了这里的木屋。部分居民因劳动力少、家里有病人等原因未能脱贫,无财力搬迁,仍住在这里,且木屋坏损失修。这里有迁出者,更有迁入者,有多位来自临江市、四川省乐山、柳河县等地的姑娘远嫁这里,甘居木屋。她们个个年青端庄、穿着时尚、知书识字。她们的木屋收拾得干净整洁,院子里晒着人参、蘑菇、黄烟、五味子、地鲜……充满生机,日子红火。姑娘们说,她们嫁到这里,是找到了精明肯干的小伙子为婿,他们早出晚归天天“跑山”,他们背着树皮筐,爬山、攀树,付出去的是汗,背回来的是钱,一年的收入不菲。这些年青人的木屋是买的,只要几百元,重新扶正、抹泥,焕然一新,因为房木房瓦都没有腐朽。是山林资源——山林财源,吸引着年青人,也留下了木房子。这里丰富的山林资源,也吸引着几户来这里开炭窑,他们买了木屋住了下来,重新整修,宽敞明

亮。窑主收取参地的树根,建土窑烧炭,这些树根是参农的废弃之物,愁得没法处理,空占许多土地。如今用来烧炭,变废为宝。据称木炭供给多家硅厂,收入可观。没有迁出者,许多不是因经济困难而是舍不得这块宝地,在孤顶子西山顶上居住着几户人家,这里没有电,以蜡烛照明,木屋更为纯正,厨房里都有一盘石磨,用来碾米、磨面。劳动力都上山“抓秋”去了,只有女主人在家忙碌。一户人家的孩子还上了大学,在城镇工作,曾劝父母下山,但老人怎么也舍不得这地方、这木屋。

当年的孤顶子木屋,有的主人搬走了,卖给新来者,有的翻盖了,有的迁往异地重新组装……长白山的木屋顽强地保存下来了。与时代相比,孤顶子落后了,这里远离学校,没有医生,没有有线电视……这将给这里木屋的未来带来危机。

此次田野考察,令人意想不到,大获全胜,满载而归。

(6) 2005年1月 抚松县孤顶子

在2004年11月27日,我们参加了“吉林省第三届长白山文化研讨会”,会上作了《长白山下木屋第一村》的发言,并放映了自制的幻灯片,介绍了20年来拍摄的木屋资料,可谓详实、可谓珍贵,会场气氛活跃,报以热烈掌声。会后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名民俗学家曹保明先生向我们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要以最快的速度写成专著,出版发行,这对木屋的保护与开发将起到推动作用,因此书名可叫作《长白山最后的木屋村落》。书中主要介绍木屋,文图结合,还要介绍生活在木屋中的人群,介绍这些山民的生产、生活、崇尚、习俗。这本书要以图片为核心,要有大量木屋图片,还要介绍山民的生产工具、生活器物图片……真是专家指点,句句都是金点子。

为此,2005年1月31日,即鸡年到来之前的腊月22日,再次来到孤顶子。正逢落雪纷纷,步履徜徉,视线模糊,却为我们的考察增添了北国特有的风采。我们以前春天来过这里,秋天来过,却缺乏冬天的考察记录。冬天里,长白山下,大雪一场又一场,木屋房顶上的雪足有一尺厚,檐边处可看出每场雪留下的条痕,如同树的年轮一样,记录着冬天的漫长。看不清道路,只有一道道爬犁走过的滑痕,往各家的路,只有一行行深深的脚印。如今山民们在雪冬里严禁狩猎,除了用爬犁耨柴火,再无户外劳动,都“猫冬”了。只有各家的木烟囱冒着缕缕白烟,缓缓升腾,溶入到无尽的雪野中,散发着薪木燃放的馨香。人们坐在热炕上说古道今、说神道鬼,在长长的冬夜里,老老少少围坐炕上,闭着灯,摸着黑,听老者讲长白山狐狸仙姑,黄皮子精、树怪的故事,只看见烟袋里的火一闪一闪,如同那精怪的夜眼……这就是“讲瞎话”的来历吧,小孩子们既爱听又吓得不敢出屋上厕所。

这次田野考察除了拍照冬雪中的木屋,侧重于采访山里的山民,2月1日是农历的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我们顶风冒雪走访,找到了誉称“长白山下第一枪”的老猎手李鹤龙,讲述了他当年上山打虎、猎熊的惊险故事;找到挖参能手李贵龙,他展示了挖参的工具,讲述了挖参的“山规”、“行话”,充满了神秘;找到了捕鱼能手徐仁发,展示了他当年使用的三米多长的鱼叉,讲述了在漫江叉捕冷水鱼的传奇故事……我们录音、录像、拍照、记录、测量挖参工具、捕猎工具的尺寸。

2月2日乘小客返回松江河,正置年关,进城镇办年货的山民很多,汽车严重超载,车轮辗压在积雪上发出嘎嘎的响声,真是披着雪花来,戴着雪花归。

(7) 2005年3月 抚松县孤顶子

近日白山市文化局葛会清局长几次来电话,想请我陪同他去孤顶子看看,因我们的调查报告于2004年10月即由主管副省长杨庆才作了批示,要对孤顶子木屋进行保护与开发。葛局长是个年青干部,有学识、有朝气,他想到现场实地考察,并听取专家与各方面意见,从文化角度探讨开发价值与实施方案。3月1日,他带车来通化接我去漫江,同来者还有陈维珍,她是在靖宇县东兴乡住木屋长大的,也想去看看,为剪纸创作

开拓新的题材。

下午一时许,先到通化师院满族民间美术陈列馆参观,这二位都对长白山的满族民间美术遗存兴趣很浓,具有文化人的敏感。大家坐在陈列馆的炕上,扶着摇车,拿着烟袋,合影留念。之后汽车经长大线一级公路,直奔松江河,只三个多小时,下午6时许到达。得到抚松县长白山旅游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办公室杜文君主任的热情接待,安排食宿。3月2日早8时,动身去孤顶子,林业局文化宫刘田军主任陪同,还有管委会的杜主任,共两台车。

与孤顶子的山民已成为了熟人、老朋友,逐户走访,逐人攀谈,充满亲情。山民对孤顶子木屋的开发信息很关心,对开发旅游,利国富民的前景充满希望。为多户山民拍照片,这既能印到书中,也是对山民的答谢,下次再来时,将照片一一交送本人念。

中午,返回松江河,由长白山旅游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一把手藏立平主任安排吃饭,他精通旅游,有见识,又健谈,认为孤顶子木屋的开发要“原址改造,修旧如旧”,与我们的想法一致。如今正在修长白山环山公路,正在修飞机场,松江河将成为高速公路、铁路、航空的交叉点,这为长白山面向国内外的旅游敞开了大门,而作为长白山人文景观的孤顶子木屋群,将成为长白山旅游文化的重要内容,前景令人欢欣。

饭后,汽车返回通化,一路顺风,这是自2004年9月以来的第三次漫江考察。历时20年的长白山木屋考察,至此告一段落。

(8)2005年6月 抚松县漫江、孤顶子

在《最后的木屋村落》书稿已杀青之际,为最后充实内容与充实图片,再次去抚松县漫江镇及孤顶子村。

6月14日晨,乘火车去松江河,王纪为之在学院串课,王宏硕为之请了假。中午抵达,松江河林业森工集团党委副书记兼工会主席鲁志毅和文化宫主任刘田军带车到车站迎接我们,先参观了他们正在筹备中的图片展,想看看“老照片”部分,1958年建局时代的图片基本上没有保存下来,十分遗憾。下午2时派车送我们去漫江镇,住徐仁发的旅店,已是老朋友了。放下行囊,马上租了一辆车去八公里,即漫江镇的长松村,王宏硕作向导找到了满族老人赵国翠,是辽宁开源人,1954年来漫江,当时这里都是大林子,全是伐的好木头盖房子,木瓦是用铁匠炉打制的劈刀自己劈的,这把刀保存至今,与老伴两人为我们示范了木瓦的劈制过程。晚上去拜访老猎人、号称长白山下第一枪的李鹤龙。

6月15日晨7时,租了一辆车送我们去孤顶子,漫江林场的王森秋陪同前往,进村后先攀登到岗顶上,走访这里的几户山上人家。一位23岁的小伙子张加利,是打松籽的好手,为我们示范了攀树的技艺,他双脚绑上脚扎子,噌噌噌,二三分钟就爬上了足有30米的一棵百年红松顶端,我们站在树下惊得目瞪口呆,赞叹山里人的勇敢、雄悍。时近中午,在树丛下小作休息,吃带去的面包、香肠,别具风情的野餐。又到山下的孤顶子村走访,村民们都在忙于上山采摘薇菜,家里有人焯、晾加工,许多在外地的亲友都赶来帮助,真是家家无闲人。村里人都知道这里要开发旅游的信息,是省领导的批示精神传达到了这里。我们的研究、我们的呼吁、我们的这本书能保护下来这片木屋就是最大的心愿了。

6月16日晨7时乘汽车返回松江河,中午改乘火车返回通化市,这次田野考察收获颇丰,为《最后的木屋村落》的出版作出最后的努力。(图1)

2、《长白山下木屋第一村》考察报告的形成及影响

对长白山木屋的考察,历时二十余年,对长白山区宽广地域的木屋分布状况、留存情况,都作了较为全

面的了解,形成了详实的资料,包括文献资料、图片资料、录音录像资料、文字资料及小件实物资料。并撰写学术论文多篇发表于多家学术刊物上,还将木屋写进了《满族民间美术》、《吉林民间美术》著作中,文图结合,予以介绍。

2004年9月的漫江孤顶子田野考察,使我们认识到,对长白山木屋的保护与开发刻不容缓。如再迟误,这些满族先人遗存的传统木文化,将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断送。木屋是不可再生的民间文化遗存,十分宝贵,我们不能再犯无可挽回的错误。于是于2004年9月漫江孤顶子考察归来后,立即动手写考察报告,心情激动,日夜兼程,一气呵成,名云《长白山下木屋第一村》,附图片十余幅。报告中陈述了长白山木屋的历史沿革、木屋的构造与特色、漫江镇孤顶子木屋的生存现状、木屋文化的保护与旅游开发价值。

考察报告完成后,复印了十余份,寄给吉林省人民政府洪虎省长、白山市周化辰市长、松江河林业局纪总经理等,10月25日,由杨庆才副省长作了批示:“这是个重要发现。请延春同志安排考察并相应做好保护工作。”

省领导的批示附调查报告,很快转到相关部门,漫江镇政府也收到了这一文件。其后,多家新闻媒体,多层行政部门,先后多次去漫江镇孤顶子实地采访与考察。孤顶子居民被告之,现有住房不许拆迁,就地保护。

《人民日报》2004年11月4日16版刊发了本报记者江山的文章《长白山下木屋第一村》,以同一标题对调查报告的内容,特别是对木屋的开发价值作了评介。在此前后《人民日报》吉林网站,新华社吉林分社网站都对调查报告作了报导、评介,附多幅彩色木屋图片。

省领导的批示与新闻媒体的宣传,使长白山木屋文化,引起了省、市、县、乡多级政府部门及林业厅、森工集团、旅游局、新闻媒体的重视,已派人实地调查与采访。第一步是实地调查,了解情况,第二步是保护,维持现状,不许拆迁。重要的是第三步,即长白山木屋文化的开发,这需要有现代文化意识的主管领导与专家合作,制定方案,施实开发,这孤顶子的木屋文化将成为开发山林经济的聚宝盆,这先人遗存文化将得以绵延,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吉林经济出力。

长白山下“木屋”第一村

——抚松县孤顶子村民居旅游资源考察报告

通化师范学院 王纯信 王纪

〔内容提要〕在抚松县孤顶子村,完整地保存着木屋建筑群,它是长白山满族木文化遗存,历经沧桑,延续至今。这些木屋是不可再生的长白山旅游文化资源,当务之急是调查、研究、保护、开发,它将成为森林经济的重要内容,将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为振兴吉林经济出力。

〔关键词〕木屋群、满族木文化、旅游资源、保护开发

吉林省抚松县地处长白山腹地,漫山原始森林,古树参天,遮云蔽日。这里的传统民居建筑不用砖、不用瓦、不用石,而是以原木构屋,木墙、木瓦、木烟囱,形成了独特的面貌。

1988年,我曾到抚松县漫江镇一带田野考察民居,发现在孤顶子村中,完整地保留了木屋建筑群,无一处砖瓦建筑,连一块砖头、瓦块、一块塑料布也见不到,可称之长白山木文化的活化石,当时带了两台照相机,拍了正片与负片。在1990年的一次全国民间工艺美术年会上,我在学术发言中映放了自制的幻灯片,这些奇异的木房子令与会的专家、学者阵阵狂呼,声声尖叫,连连称绝。

“长白山区民居艺术的研究与开发”是我的重要科研课题,多年来,还于1984年去过靖宇县东兴乡四道沟村;1990年去过长白县龙岗乡;2002年去过临江市花山镇珍珠门村等地作“长白山木屋”田野考察,积累了较完整的图象资料和文字资料。但是最令我们魂牵梦绕的地方还是孤顶子,它的木屋建筑是最集中、最完整地保存着。多年来,我常常在想、在问,这些木房子还在吗?

时隔16年之后——2004年9月,再次来到漫江镇孤顶子,令我们惊异的是,这几十座木屋依然如昨,还有重新翻盖者,真是意想不到,堪称长白山下“木屋”第一村。我们作了“地毯式”考察,逐户调查,从房外到室内,从仓房到柴垛、障子,一一拍照、测量,并与居民访谈、记录……

这些木屋,是长白山文化的重要内容,是宝贵的长白山木文化遗存,时至今日,具有重要的开发价值,是不可再生的旅游文化资源。它的存世足可以同“丽江古城”、“平遥古城”的保存一样令人振奋。

一、抚松县与孤顶子

抚松县位于吉林省东南边陲,白山市东北部,第二松花江上游,长白山北麓,东南与朝鲜为邻。

孤顶子是抚松县漫江镇的一个自然村,以当地有一座孤立突起的山峰而得名,现称锦江村,因有锦江从此流过。孤顶子位于松江河镇至长白县城的一级公路旁约二公里处丛林中,可谓傍山、靠水、交通便利。

抚松县有悠久的历史,原名双甸县,曾是多民族繁衍生存与相互融合的舞台,早在三、四千年以前,就有人类生息的足迹。抚松县是满族的发祥地,商周时期属满族的先人肃慎地;汉武帝时在这里设四郡,抚松县隶属玄菟郡所辖;其后,先后属勿吉、靺鞨所辖,他们都是满族的先人;清代,将长白山区列为封禁之地,达201年,光绪年间盛京将军奏请开禁,先后属吉林濛江州、奉天长白府、奉天巡抚长白府;民国成立后,抚松立县,延续至今。

在清代封禁期间,虽入山伐木、挖参等被严禁,仍有人私闯封禁地,从事采猎活动,并在老林深处伐木建

屋,以御风雪。清末开禁后更有大批流民蜂拥而入,抚松、漫江等地人烟渐稠,聚居而成村屯。

漫江、孤顶子一带为密林深处,当时与外界联系甚少,正是“天高皇帝远”之地,人们在这里依靠无尽的森林资源生活。这里还是大大小小的“胡子”、“绺子”出没的地方,封闭的自然环境成为了他们的藏身之地。

居住在这里的山民,延续了满族先民的居住习俗,砍树造屋,代代相袭,绵延至今。

二、长白山“木屋”沿革

孤顶子山民延用至今的木屋,当地人称为“木嗑楞”,意为用原木凿刻垒垛造屋,如同上下门牙咬合一样;又称之“霸王圈”,意喻非常牢固,即使有霸王的骁勇也无可奈何;建筑学上称之“井干式”房屋,如同用原木围成的井口护栏。

这种木屋是满族先民在长期的生活、生产实践中创造的木文化,许多史志中都有记载,满族的先人在秦、汉、唐时期尚没有地上住房,而是深居地下,《后汉书》载:“处于山林之间,土气极寒,常为穴居,以深为贵,大家至接九梯。”《唐书》载:“居无家庐,负山水坎地,梁木其覆以上,如丘冢,然夏出随水草,冬入处。”金、元、明时期,女真人的住房有了很大发展,《北盟会编》载:“依山谷而居,联木为栅,屋高数尺。无瓦,覆以木板或以桦皮或以草绸缪之,墙垣篱壁率皆以木,门皆东向。环屋为土床,炽火其下,与寝食起居其上,谓之炕,以取其暖。”火炕的出现解决了冬季取暖问题,满族先人的住处才由穴居地下转为地上建屋。与炕相通的是烟囱,高高的烟囱竟是一棵空树筒,《满州源流考》载,“因木之中空者,剝使直达,截成孤柱,树檐外,引炕烟出之。上覆荆筐,虚其旁窍以出烟,而雨雪不能入,比室皆然。”乾隆皇帝东巡时,见到长白山区的木嗑楞房子和满语称之为“呼兰”的烟囱,赋诗称赞:

木柱烟囱犹故俗,纸窗日影正新嘉。

盆中更有仙家草,五叶朱旒拙四桠。

.....

诗中描绘的是山里一农家,木烟囱,炊烟袅袅,新糊的纸窗,在晨光中格外明亮。窗台上的花盆中栽有一棵关东三宝之首的人参,四品叶的枝桠、五个瓣的参叶、朱红色的参籽相互辉映,把这满族山居装点得绚丽多彩.....

这满族的木屋是木墙、木瓦、木烟囱,创造了满族木文化建筑艺术,独具特色。

孤顶子一带留存至今的木屋,大多距今 50 年左右,即 20 世纪五十年代的建国初期,其建造者多为山东流民,当时称之“盲流”,他们“入乡随俗”,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造屋,延用了满族民居的建筑样式和建筑技术,形成了地域性文化的传承与延续。

三、木屋的构建与特色

生活在莽莽原始森林中的山民建屋,俯首可得的建筑材料是大树,砍倒即用。不雕、不琢、不锯、不钉,而是略施斧砍、镑削,以原木垒垛而就,古朴天成。

这种木屋不用石基,先延房框四边向下挖出约 30 厘米的土沟,将原木横卧四周,其上用原木层层垒加,垛成木墙。拐角处,原木的头儿伸出墙外,纵横二木相交处,稍加斧削,使其紧紧咬嗑在一起。横木至门窗口时,原木与原木之间用“木蛤蚂”相联结,使其稳固。在山墙中间位置,内外各立一木柱,紧紧夹住木墙,使其牢固。木墙的内外均抹以泥,以御风寒。如是作为仓房,则不必涂泥。

木瓦,山里人称“房样子”,多选用山林中的红松倒木,有油质,抗腐蚀,每段锯成约一尺半长,用劈刀或刨刀顺木丝劈成片,宽窄不一。木瓦较轻,惧风吹,压以横木或石块。也有的山民,以桦树皮或松木板皮子为瓦,皆轻而耐用。